

幽默难躲

闻博/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题 记

幽默是人生达观态度的表露。

幽默是智慧的闪光。

幽默是对生活的自信和兴趣。

幽默是心胸开阔和大度能容。

幽默是对“慈禧脸”的嘲弄。

幽默是有味道。

幽默是对生命的翻新。

幽默是智慧的透露。

幽默是只可体会的东西。

幽默之心人皆有之。

幽默本身并不高深难及。反观自身，处处幽默存在。顾盼左右，往往幽默喜人。苦中之乐，更近幽默。使人人能自幽默处看生活，则幽默之心常备，幽默之情长存，幽默的生活更富活力。可以说：幽默难躲。

幽默作品，是对生活的观察，体验，提炼。表面的揶揄，嘲弄，拟想渗入社会、人生哲理；大胆的构想无非为拓展思维空间；奇特的行为、故事实欲传送对生活的理性思考；夸张、随意的笔调，意在舒展筋骨的气韵。使笑者更笑，哭者变笑，笑罢转思，思而有得，得之难忘，便是作者的旨趣。

序

与闻博为友、为邻，有十多年了。

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一个很“土”的名字——小石。

像坦率地承认自己个子矮、好汉一身毛一样，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农家子，毫不掩饰对九嵒山唐太宗陵下那个小村的眷恋。

提起武昌东湖畔的那座学府，压抑不住的初恋般的幸福油然涌出：“我是幸运的，在班上，我最小……”

最愿意抛去传统，一切新的（包括时髦的），都迅速地拿来，偏着脑袋细细地咀嚼一番，有的，咽进肚里，有的，吐了出来。向往并专一于这咀嚼，并不太计较咽下去多少。

终于干了实业，一瓶“安定”吃下去之后，算是站住了脚。但又时时红杏出墙，于是就有了这集子。

这就是闻博。

一个纯和诚的人。在他的眼里，世界是简单、明快的。早上，把组合音响的音量放到最大，不时地和着音乐来上一嗓子：“我曾经问个不休……”

又是一个不安分的人。经常冷不丁地来上一句：“人为啥一天要吃三顿饭？”或者，“宇宙外边外边的外

边是什么?”

有人说,一个会弹钢琴的人绝不会犯罪。一个经常动笔的人呢?

人们奇怪:为什么一个城与乡结合的人,往往多有城与乡的短,而少有城与乡的长。闻博不是。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当今社会,“假”无疑应列于诸多候选字之前列。任是深山更深处,已经没有一样东西不在与假为伴。使用率最高的词,是现实中最缺失的。满大街在叫卖着“真辣面”、“真藕粉”、“真皮鞋”……,而且是“货真价实”、“真真的跳楼价”。

有些事只说不做,有些事只做不说,是一条不容动摇的规则。时间一长,人们也都相信:因为不断地讲,那些从未做的事(多是好事),似乎已经做了;因为从来不说(自己不说,也不许别人说),那些曾经做过的事(多是不好的事),似乎也没有做过。在中国,谁说健忘不是美德?

想起了《秋菊打官司》,庆来抱怨秋菊又一次出门讨个说法时,秋菊回了一句:你是不疼了。

因此,我爱读闻博的这些大实话。

老 闷

1998年12月寒夜最长之日

目 录

一、幽默纪事	1
正名	1
绝食	5
“××”的研究	8
一块石头	13
抹布	17
烟把文化	19
预言大奖赛	22
买冬衣	24
小巷	26
生瓜好	29
哭坟	31
老鼠开腔	34
秦俑说话	38
你就是我	42
很抱歉	47
二、幽默发明	49
流动吵架车	49
性格调配机	51
干扰遗忘器	52

签名公告	55
想开秘诀	55
聊天小姐	58
三、幽默文件	66
分房方案	66
家庭生活	67
吐痰事件处理批复	68
医治牙疼会议纪要	69
偷吃狗食处罚决定	71
建议修建闲人接待室	72
旅游报告摘要	73
一沓旧文件	76
四、幽默国人	78
当官挪窝	78
面具	80
隐私癖	82
盼人穷	84
火气	85
寻找根据	87
搭车	90
鞭打习惯	92
管教瘾	94
蜗牛病	97

官脸	99
听说	101
时兴	103
崇古尚繁	104
顺竿爬	106
聪明	108
二得	109
五、幽默小品	111
矮论	111
围棋赋	114
熬	117
小说研究的趋势	118
夺冠之害	120
考试入门	122
高档称呼	123
太劳神了	124
座右铭	125
年轻母亲	126
六、幽默老六	128
七、幽默短句	173
说汉字	173
对话	177
咏物	179

东西扯	184
生活道路	186
时间	188
理智	189
焦躁一生	192
热闹秦俑	194
升官点窍	195
钱之最	196
你和我	196
笑料	197
正与反	201
横竖幽默难躲	203
八、幽默录实	205
穷开心	205
卖兔	207
文字苦	208
进城	210
吃猫肉	211
孤陋寡闻	212
机关工作	215
省府大楼的电梯	218
下海	221
盲人摸象	223

当头一棒	224
丢不下文化	225
摩托与警察	228
车牌插曲	231
赴京请罪	232
桑塔纳	234
翻车	235
成果与心境	238
赶时髦	242
朋友	243
诱人“拐三”	245

一、幽默纪事

正 名

我心事沉沉地走向新闻出版总社，准备卸去刚戴了一个月的《社会报》主编的乌纱帽。我想，这样虽有些不光彩，但人生旅途中毕竟多了一个插曲，不悦之中稍有些安慰。假若那个老头，噢，不，那位老学者，不是一个有声望的人，我也弄不到这步田地。他那天气乎乎地拄着拐杖来到我这个没见过多大世面的试刊期间的小报主编办公室里。尽管我很客气地请他坐下，可他颤悠悠地站在地上，一边敲着拐子，一边抓着已经被撕破的当天报纸，伸到我的鼻子底下，吼着：

“你必须为我的脚正名！”

正名？为脚？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今天的报纸上是专门刊登了描写眼前这位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颇有成就的老先生在科学研讨上所迈出的艰难的一步一步脚印的报道，用意恰在提高报纸的知名度。本小

报正在试刊待批，力求稳妥，绝无锋芒，岂能伤害名流？我一时愣住了。

“主编先生，您瞅瞅，我腿下穿着鞋袜的这两个东西是脚还是‘蹄’？”老先生眼里直喷火苗。

“当然是脚了。”我决没想到老先生会提出这样一个怪诞的问题。

“可是，您的报上竟说它是蹄！”是吗？有这等事！我拿过破报纸一细看，一个标题出现在眼前：“不用扬鞭自奋蹄！”内容正是写这位先生的夜以继日地自勉自强奋斗不息的事迹，通篇文字无一处于老先生不恭。

“没什么问题呵。”我放下了心。

“什么！没问题？我奋蹄？奋的是驴蹄还是马蹄？！”老先生唾沫四溅，穷追猛打。

我呆了半天。我的天哪！是这么回事。“一个比喻，又不是实指。”

“比喻！你怎么不比成小船？不比喻成金脚？不比喻成佛足？偏比喻成蹄子？你得给我说清楚，要不我就去上边告你们！”

这一下我急了。我再次站立起来请求老先生坐下，用我的全部才华，从三十六个不同角度说明我们没有恶意，说明这是文学语言，与人身攻击没有丝毫关系。可老先生不听这些，只要立即正名。无奈，我答应在报上更正，将“不用扬鞭自奋蹄”改为“金脚踏开

烂泥路”，并承认是我们报社的错误，同时由我这个主编签名发表。“这就行了吗？”老先生断然认为我这是在搪塞他，坚决要求“还我脚的本来面目”，要求刊登他双脚的照片。没办法，我只好叫来了摄影师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当场，老先生脱了几层东西，露出了两个干瘪的拐枣一样的脚。就这样，一双干脚的特写镜头出现在第二天的报上。而报社门口随即排上了千人长队，争抢着购买这张新报，弄得又加印了十万份。我晚上回家后一个一个的朋友前来索要。据说有些单位不顾财务制度，集体购买，人手一份，领导竟说冒这个风险应该，先睹为快嘛。我也忙得哭笑不得。深夜，我正要脱衣睡觉，总编室主任急匆匆跑来，请示部分稿件的处理问题。我接过手一看，傻了眼：《谈谈‘脚’和‘蹄’的区别》、《这是什么行为——脚蹄科属之我谈》……天哪！这一下大祸闯下了。我顿感束手无策。要是事情闹大了，老先生到上头告一状，不就完蛋了？这些文章怎么办？

“我看要登。”主任说，“凡事宜疏不宜堵。咱们不登，别的报登了，不就更被动了？”

嗯，言之有理。我只好签字。就这样，第三天的报纸又多印了十万份。据通联组组长说，部分报纸已被一些无证报贩转运到外地去渔利了。也就这样，一个小城市的一份小报竟印了三十万份。当有人要求预交款项再次增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报上登出声明：

“因纸张短缺，本报无力增印，希各位谅解。”

但马上有位纸贩子找上门来联系供货，并声称对我们报社有求必应，一律优惠百分之零点零一。终因弄不清这些纸是否正路货而搁浅。

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版局来电话叫我这个主编去一趟。我当即撇下手中的那些稿子：《蹄虽不是脚，正名没必要》、《诋毁名人，用心险恶》、《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等，头也不回地前来请罪了。

这不，我胆怯怯地敲开了局长的门，怯生生地被让坐在一个陷下去的沙发窝里。在局长高大魁梧的身躯前我象一只猴子一般。人常说“雀儿头难坐官”，咱这小头也就坐完了这一个月的“主编”宝座了。我颤巍巍咀唇正要启同时，局长开腔了：“你真有两下子，竟能发行三十万！”我浑身开始冒汗，只想着人到这一步才懂得谨慎小心、站稳脚跟才是人生第一要义。可恨的是那个“脚”字，那个“蹄”字。不由得跺脚。

“怎么？不满意？”

“不，不敢，不敢。假若留职的话，我还能养家糊口。”我的脸皮一下厚了。

“什么？留职？天大的笑话。你把这个东西拿回去再说吧。”

我软软地走上去拿了局长用一个指头推到桌子边的一份文件。抖着双手，壮着胆子看了一下内容，于是说了声“再见”，奔出门口，冲向报社。

我一把拽下《社会报》的木牌子，摔在地上，大声喊人去做一个金灿灿的铜牌来。

我扭头跑向那位给我优惠百分之零点零一的纸贩子家去。

亲爱的朋友，告诉您，就在这份文件上，印着世界上最可爱最美妙最诱人的词句：

“……《社会报》试刊一月，发行量高达三十万份，在众家试刊报纸中首屈一指，同意正式出版。望大胆创新，更上一层楼。”

绝 食

终于有人发现他一整天都睡在家里，一声不吭。邻人们纷纷前来看望他。

“有病了？”

“没有。”

“有什么事？”

“没有。”

“晚上要加班？”

“不。”

……从冷冷的发音中，从冰冰的态度上，从寂寂的屋子里，人们不得不认为他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当二嫂子发现他一天没动锅灶时，端来了一大碗肉哨子面递到他跟前，淡淡的一声“不吃”便谢绝了二嫂子的好意。没办法，人们只好叹着气离去。

第二天，人们又来看他了。他仍然平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无意和任何人说话。

“头疼吗？”

“不。”

“心里不舒服？”

“不。”

“需要什么？”

“不。”

……邻人、朋友们只好怏怏退出。但大家有些骚动，有些焦急，经过一场猜测后确定他出了什么事故。二嫂子也恍然大悟，说她前天下午见一辆两头半小车在他家门口停过，有一个大腹便便的官模官样的人下车去过他家。

“是不是公安局的？”有人急忙问。

“没穿警服，说不清。”

“这两天他干过什么事？”

“休假，串门，打麻将。”

“会不会赌输了钱？”

“可他老躺在那儿？是绝食吗？”

绝食！对了，一定是。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传过来的，是一种不满的表示。人们觉得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便又回头去劝他进食：有什么事慢慢解决，况且大家还是会帮你忙的，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你们去吧，我没什么。”他却很冷静，尽管有些气力不足，面色土灰。于是人们不得不请来中医大夫。摸脉的结果是：两天没进食，缺乏营养，浑身无力，必将导致神志不清。真是的，有什么想不开，车到山前必有路，天塌下来大个儿顶。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他却一直目视天花板，不听任何言。天黑时用低微的声音让各位回家看电视新闻去了。

第三天，越来越多的朋友劝他终止这样有害身心的行动。而他竟置友情于不顾，不但粒米不进，还只言不吐。弄得大家愤怒地将他强行拉到医院，他竟一路骂声不断。要不是绝食后的无力反抗，一定会大打出手的。

当人们为了人道主义采取一系列非人道的办法，将他拖，拉，抬，按在病床上，当护士摆好吊针架，挂上葡萄糖注射液瓶，插上针管时，二嫂子曾见过的那位大腹便便官模样的人突然出现眼前。大家一时紧张，只是死盯着他的举动，每个都在想，若是他要动手，便将合力保护病人。然而这位先生在大惊失色中，轻轻

走到病床前，说：

“真没想到，你偏在这个时候病倒，咱单位多年就来这一回外宾，一千五百块钱一桌的宴席你也享受不了啦。没口福呵，伙计！”

就在话音刚落一刹那，这位躺在病床上的人忽地跳在地上喊道：“李主任，没错，自您那天通知后，我专门空了三天肚子，为的就是这事呵！走吧。”

“××”的研究

有这样一个事实，不知您注意到没有？有的人越老越没用，话多瞌睡少，啰哩啰嗦没人要，甚至走上吊梁之路。而有的却愈老愈红，像老窖陈酒、文物古董，其价值与日俱增，若是一朝与世长辞则更是身价百倍，比商品涨价速度有过之无不及。

郑老死了，不对。歿了，也不对。逝世了。他是一位历史学家，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在这悲伤的时候，他的学生、崇拜者分别掌握着这位老先生一些珍贵的原始资料。这跟收藏画儿一样，真迹最值钱。这也没什么，人们都在找活干，互相生出一些东西，互相将